

## 自刻像 = 自刻相

## — 賴永興の木彫創作について —

国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彫塑學系 賴永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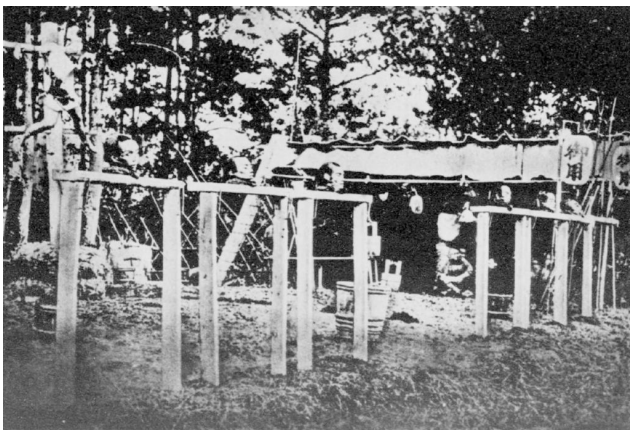


圖 01 江戸時代の晒首 歴史資料珍奇集 毎日通信社 大正 10 年

「自刻像」系列創作開始於西元2000年，在寫這篇文章時已經到第134件了，22年來作品形式的變化與理念的形，藉由照片對照來進行陳述。

起因是來自於一張江戸時代的老照片<sup>圖01</sup>，1999年博士班的湯原和夫特聘教授每個月都會來一次金澤美術工藝大學進行一次講學時，他會一邊講述一邊給我們看古代文明或是原始雕刻藝術的照片或影印，一邊論述著人類的發展與人性本質，其中有法國宣教士所拍攝日本江戸時代排成一列犯罪者的梟首照，湯原老師問了我三根角材架起的門框上擱著人頭的這東西叫甚麼？是中國人的話應該知道吧？梟首台？處刑台？不是！這叫「獄門」喔。雖然日本的同學理所當然的知道這叫獄門，但是無知的懊惱還不如

三根角材構成的木框上放個人頭，就變身為「獄門」一事卻深深的觸動了我，大概是當時抱著對西洋藝術主流反抗意識的自己，相信終於找到一個切入口了。與湯原老師報告希望從這裡展開新的創作，並得到他正面的鼓勵與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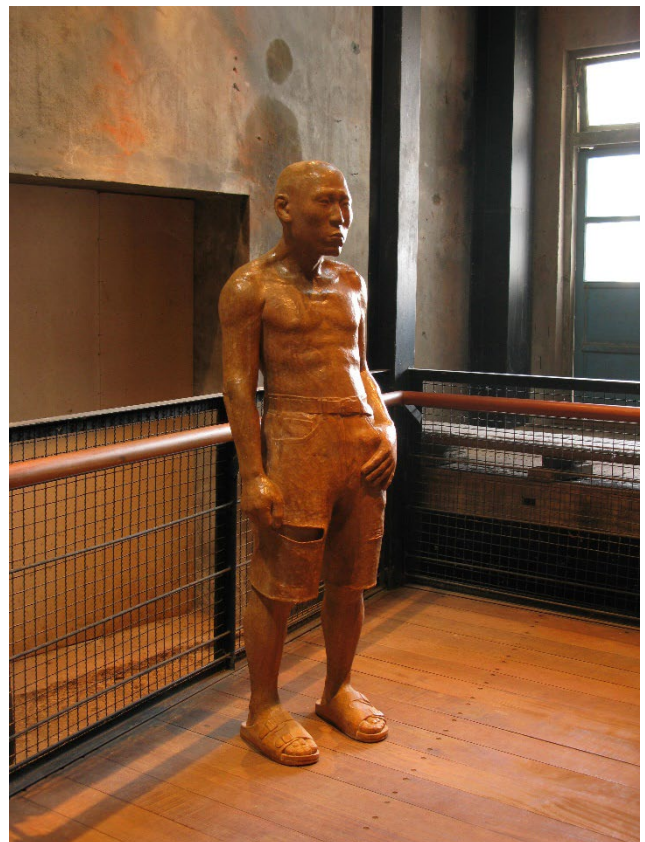


圖 02 凝視 II 170x60x38 cm 樟 1996



圖 03 鄉愁月色 110x140x156 cm 櫟木、枕木 1999

在多摩美術大學時期主要是在竹田光幸教授的木雕室學習具象的人物木雕<sup>圖02</sup>，這段期間是追求新展開的時期，使用木材刻出人物或加以變形用來表現某個具體概念，後期開始覺得不安而想有所改變。



圖 04 権力者 180x92x152 cm 木合板キャスト—1999



圖 05 自刻像 001- 45x140x175 cm 樟 2000

總之先做一件《獄門》再說<sup>圖05</sup>，首先面臨的問題是獄門上要放誰的「頭」，最終決定放上手邊一個刻好自己的頭<sup>圖06</sup>，對台灣人來說或許這是一種觸霉頭不吉的行為，為了創作題材有新的展開，還是鼓起勇氣開始創作了，在一面畏懼著禍事來臨的不安中一面展開了自刻像的創作。這件作品完成後雖然短期間內真的發生了數次車禍事故，但個人深信那只是對於在北國冬天雪地行車還不熟悉所造成。



圖 06 自刻像 001- 45x140x175 cm 樟 2000 部分



圖 07 自刻像 002-60x199x250 cm 樟鉄 2000



圖 08 自刻像 003-160x150x195 cm木鉄 2000

為了使「門/gate」可以讓人通過於是將2號作品的門加大，為了強制觀者通過這個門，於是盡可能地將作品設於通道之中<sup>圖07</sup>，門上不加思索的就放了三個頭，或許是日常生活中與三這個數有關的事物很多，以及受寺廟中常見三尊佛的配置的影響吧。這件的人頭請同工作室的學弟們當我的模特兒，再之後的人頭都是用自己的頭部為基礎加以再造形化而成以增加識別度，用一定的步驟與方式來製作人臉。



圖 09 自刻像 004-200 x 55 x 40 cm 木 樟

初期的作品是以「頭」與「門」來構成，三個門前後排列，或是一個門上三個頭左右排列等，各種樣式逐漸產生<sup>圖08、09</sup>，如今想起當時會繼續做下去應該只是想要探究創作理念的反應吧。頭部是代表人最重要的部位，自己本身的識別之外，年齡、性格、美醜、表情、氣質、、、等各種訊息都可以蘊藏其中。將自己的臉做成作品一方面是無意的但也有自己想要出名的企圖吧。或只是為了確定自己的存在。「自刻像じごくぞう」的日文發音和「地獄像じごくぞう」很接近聽起來很酷，意義上也有某種串聯，就用來作為作品名至今，而英文名用「self image」探討理想中的自我或許更貼近創作本意。一面創作一面產生對應著對日常生活的反省與探討，漸漸地變成對人類本質的批判或探求。我的宗教信仰是台灣人常有的佛教融合道教加上薩蠻多神觀的綜合體，也就是輪迴加上泛神論這樣的思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自刻像」是自己日常生活及與社會的交流記錄加上「神佛像」這樣的存在。只是這裡所說的「神佛像」應該可以視為寄宿著人類崇高精神性的物件。

門的英譯會選擇「the gate」是因為通過的意義非常重要，我們生活中有家的門、房間的門、學校或寺廟的門等等，具有內外或權力之門的開闢，或是一直都會開著的情況也有。例如立法院的門會有現實的與比喻的雙重面向，又例如卡通「哆啦A夢」中的「任意門」是現實通往四度空間的門，還有迪士尼卡通「怪獸電力公司」中為了改變他人的夢而進入的門也有，就像這樣門的脈絡實在是非常豐富。

三根的角材用鈎釘固定的獄門其實是很神奇的造形，首先，頭下的木框可以暗示人體的存在，又木框雖然可以通過，高度造成不易通過的特質，可以想像通過「地獄門」暗示可以通往「幽冥世界」，放上人頭之後，木框就轉換成「獄門」這種戲劇性的變化非常直接又簡單明瞭。相信與羅丹的複雜的「地獄門」作比較的話應該在某方面是有超越的。

後來有時「獄門」也轉化成鐵製的台座，也就是說主要前提是從正面可以通到後面這事，還有門是從這裡到那裏的通道，通過時的這段時間也是必須思考，也就是說「門」可以想像成是通過的進行中這樣未定狀態的「灰色地帶」是重要的延續思考，我等應該都隨時存在於多個這種進行式的某階段中吧。

集成材的手法有使用零星材可以構成大作品的優點之外、用多種木材構成的作品會比用一木造的作品會使單一品種的材質感變得薄弱，整體的「木」材質感卻會增強，是考慮木雕創作的好選擇。而且使用零散材也是減輕地球負擔的特點，將木塊結合時不管多努力的將結合面做得如何密合，日後都是有可能因為木材收縮的不均勻而使一部分的接縫裂開，這些開裂不均的縫隙有時反而能使作品造形的力量強化，或是使作品的表面效果變得有趣<sup>圖10</sup>。



圖 10 自刻像 005-175 x 120 x 120 c m 木 2001 (2)

看到三星堆銅面具的螃蟹眼，感覺他是望向遠方，也有傲慢或是冥想中的氛圍。應用這種古代文明遺物的考察經驗也在創作上嘗試<sup>圖11</sup>，僅將自刻像的眼睛凸出之後，作品可以感受到眺望著遙遠的彼方的感覺。



圖 11 自刻像 013-243 x 199 x 199 c m 木 2002 (2)

對於重複製作自刻像的頭部，偶會產生太單調的感覺，於是有了在頭上挖洞的發想，考量到無機且具有機械性的洞會比較適合，於是在三個人頭上用電鑽鑽孔來試驗，代表一個家族的這三個頭像在鑽洞後，中空的人頭看起來有虛無的感覺，造形上的空間變化變得豐富之外，作品的符號性感覺也變得更強了。之後的作品採取鑽洞或挖空的做法，試著來探討木雕的可能性。其中一種用凹陷的人型來表現人的存在被開發出來。



图 12 自刻像 057-60x26x35 cm 樟 2012



图 13 自刻像 070- 250x110x110 cm 楠 2014

最初想做的是自己可以剛好坐進去的椅子型作品，在做模型時做成人體可以全部進入的造形<sup>圖12</sup>。在那之後才做出許多人可以進入有凹洞的各式各樣的造形，有將自己的身體描在木頭上做的<sup>圖13</sup>，也有依照他人體型去挖洞的<sup>圖14</sup>，觀賞者在進入這樣的作



图 14 自刻像 099-251x103x94x247x61x50 cm 樟 鐵 2018

品中時，會感到脫離現實的世界，在裏頭聽到的聲音也不同于平常，在這種半密閉的空間中可以體會到非日常的經驗。作自刻像046這件作品的原木有一個從頭通到尾部的洞，當人站在人型凹洞中時，可以感受到從上方降下的光線，彷彿在與大自然對話，在這之後有遇到合適的木材做這種類型的作品時，都會盡量做出有光線可以從頂部貫穿而下的設計<sup>圖15</sup>。



图 15 自刻像 046-485 x 165 x 80 cm 牛樟 2011 局部

一雙手蒙著臉的造形是因為對現實社會有所不滿，想要逃離現實的心情所做的表現，第一件作品的兩隻手是蒙著後腦杓，幾乎蓋滿全部<sup>圖16</sup>，之後做了幾種不同的搭配的構成，只剩一雙手，沒有臉的也有<sup>圖17</sup>。



圖 16 自刻像 067-31 x 23 x 13 c m 樟 2013

龜型的作品是為了參加在泰國清邁大學舉辦的「雕刻的五七五展」，呼應展覽的主題「熱帶季節風」所做的作品<sup>圖18</sup>，在南方的淺海中珊瑚礁與熱帶魚之間游泳的海龜背上刻上自刻像，想像在天堂一般的海洋中漫游，之後在手背上刻上自刻像，裝上五根手指代表烏龜的頭尾和四肢，是突發奇想的自刻像<sup>圖19</sup>。



圖 17 自刻像 072-57x46x14 樟 2015

初期的自刻像會盡可能地將原木的外型除去，那是因為一直都覺得自己所做的造形無法勝過自然的造形。將原木的自然造型保留一部份來當作作品的一部份是最近數年的事了，以前大概都是將原木材



圖 18 自刻像 075-21x15x12 cm 樟 2015



圖 19 自刻像 105-26 x 41 x 95 c m 樟 2018

質良質的部位切成方形木塊再進行雕刻，最近數年在創作前與原木對話時都會思考要如何將原木的部分保留下來，或許有點自戀的想法，終於自己可以與木頭進行對話了<sup>圖20</sup>。

就這樣以自刻像為主軸進行創作至今，說不厭煩還不如說是在心境上還是有未能滿足之處，進入三位數的作品編號後才驚覺，自刻像系列可以發展到甚麼境界，或許這就是自己的人生課題吧。



圖 20 自刻像 100-200 x 170 x 170 c m 樟 2018

此文刊載於日本二紀會雕刻部刊物  
《2018 Sculpture No.18》，  
出版於2018/12/15  
中文翻譯於2022/08/11